

十二卷本《剪灯丛话》补考

程毅中

十二卷本《剪灯丛话》是一个罕见的历代文言小说的选本。董康在日本得到这部书之后，著录于《书舶庸谈》卷八下。他说：“明刻本，未著编辑姓氏，荟萃唐以后各家小说，①亦《青琐高议》、《剪灯新话》之流亚也。录其详目如后。内有未见传本，殊为可贵。”这部书见者不多。谭正璧《古本稀见小说汇考》和陈汝衡《说苑珍闻》都根据《书舶庸谈》转录其详目，披露于世，遂为多数治小说史者注意。最近陈良瑞同志在没有见到原书的情况下，只根据各家书目对《剪灯丛话》其书作了详细的考证，写成《〈剪灯丛话〉考证》一文，发表于《文学遗产增刊》第十八辑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）。他对书中若干篇的来源和作者进行了辨正，从而提出了一些独具卓见的结论，令人十分佩服。但限于他没能看到原书的具体内容，不可避免地还留下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
董康所藏的十二卷本《剪灯丛话》，现归北京图书馆善本部。我有机会翻阅一过，曾作了一些笔记。现在就在陈良瑞同志考证的基础上，作一点简单的补充。

这部书没有编辑者的姓名，但书前有一篇武林虞淳熙的题辞，称编者“为好子”。因此不妨就用这个别号，称此书为好子《剪灯丛话》，以别于《剪灯新话》、《剪灯馀话》、《觅灯因话》三书合刊的《剪灯丛话》。虞淳熙，字长孺，万历癸未（1583）进士，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。著有《虞德园先生集》，

有天启间刻本，已经是他儿子编印的。如果不是刻书人冒名假托的话，那么自好子编辑《剪灯丛话》的时间大约在万历、天启年间。因此董康和戴不凡把《剪灯丛话》定为明刻本还是有根据的。陈良瑞同志根据它和正续《说郭》有一部分篇目及版式相同，证明《剪灯丛话》编刻于顺治丁亥（1647）之后，还需要寻求充分的证据。关键的问题是宛委山堂本的《说郭》正续集，是不是刻于顺治丁亥，还是一个疑问。陈先行先生的《〈说郭〉再考证》和台湾昌彼得先生的《说郭考》都已经说明了所谓宛委山堂本《说郭》实际上是利用好多种其他丛书的板片汇集起来重印的。到底是《剪灯丛话》借用了《说郭》的板片还是《说郭》借用了《剪灯丛话》的板片，或者是都利用了一个明刻本《说郭》的板片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，还有待深入探讨。另一方面，《剪灯丛话》里所收的作品，有相当一部分不收于宛委山堂本《说郭》，它的来源不止一个，也需要进一步探索。

自好子《剪灯丛话》和许多明代人编印的丛书一样，“妄制篇目，改题撰人”，的确造成了很大的混乱。在这一百三十七篇中，有一部分亦见于《古今说海》、《五朝小说》、《唐人说荟》等书，如《陶岷传》、《天上玉女记》等三十六篇，我在《古小说简目》中已作过辨证。陈良瑞同志又仔细查核，对《娇红记》、《玉箫传》等四十多篇的作者和来源作了考证。还有一些没有考出的，我再补充如下：

《桃帕传》（宋王右），叙潘用中与黄氏女相爱事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。最早似见于《说集》本的《绿窗纪事》，作者佚名，可能为元人所撰。亦载《艳异编》（四十五卷本）卷二十一。②《西湖二集》卷十二《吹凤箫女诱东墙》即演此事。

《金缕裾记》（缺名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实为高彦休撰，即《阙史》卷下《韦进士见亡妓》。

《丹青扇记》（元周士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即《太平广

记》卷三四五《万贞》条，出《潇湘录》，当为柳祥或李隐撰。

《夜冢决赌记》（涿州孙绪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即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八六《刘氏子妻》，出《原化记》，作者皇甫氏，名不详。

《彭蠡小龙传》（宋王恽），实为沈括撰，见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（胡道静校本第345条）。

《香车和雪记》（庐陵李楨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即《剪灯馀话》卷二《连理树记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莲塘二姬传》（元徐观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亦载于《艳异编》（四十五卷本）卷四十四，或（四十卷本）卷三十九。作者佚名。

《桃花仕女传》（青门沈仕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亦载于《艳异编》（四十五卷本）卷四十。作者佚名。

《红裳女子传》（宋郑景璧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实为周密撰，见《齐东野语》卷十八。

《南楼美人传》（元杨维禎），又见《绿窗女史》，亦载《艳异编》卷四十五。作者存疑。

《琵琶妇传》（唐白居易），即《琵琶行》并序，作者不误。

《鬼国记》（宋洪迈），即《夷坚志补》卷二十一《鬼国母》，作者不误。《鬼国续记》，见《夷坚支癸》卷三。

《太清楼宴记》（宋蔡京），见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中，作者不误。

《保和殿曲宴记》（宋蔡京），见王明清《挥麈馀话》卷一，作者不误。

《延福宫曲宴记》（宋李邦彦），见《挥麈馀话》卷一，作者不误。

《龙寿丹记》（宋蔡襄），实为沈括撰，见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（胡道静校本第354条）。

《游仙梦记》（宋苏辙），见《夷坚支癸》卷七《苏文定梦游仙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惠民药局记》（宋沈括），实为周密撰，见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上《和剂药局》。

《乐平耕民传》（宋刘涓子），实为洪迈撰，见《夷坚丁志》卷十四《刘十九郎》。

《闽海蛊毒记》（宋杨肱），实为洪迈撰，见《夷坚志补》卷二十三《黄谷蛊毒》。

《瓦缶冰花记》（宋何藴），即《春渚纪闻》卷二《瓦缶冰花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海市奇观记》（明张沂），见《虚谷闲抄》引《遯斋闲览》，当为陈正敏撰。

《江南木客传》（宋洪迈），即《夷坚丁志》卷十九《江南木客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中霤神记》（宋何藴），即《春渚纪闻》卷二《中霤神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金华神记》（宋崔伯易），见《墨庄漫录》卷十，崔伯易即崔公度，作者不误。

《福州猴王神记》（宋洪迈），即《夷坚甲志》卷六《宗演去猴妖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五方神记》（楚柳胡），即《太平广记》卷三〇六《冉遂》，出《奇事记》，当为李隐撰。后附《赤水神》，见《宣室志》卷二，即《太平广记》卷三〇六《陈袁生》，当为张读撰。

《紫姑神传》（宋沈括），见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一（胡道静校本第367条），作者不误。

《邢仙传》（宋王明清），见《玉照新志》卷五，作者不误。前附海哥一事，亦见《玉照新志》。

《朱冲传》（宋赵彦卫），见《云麓漫钞》卷七，作者不

误。

《仙箕传》（宋周密），即《齐东野语》卷十六《降仙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吴兴向氏传》（宋周密），即《癸辛杂识》前集《向胡命子名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吴僧文捷传》（宋沈括），见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（胡道静校本第351条）。作者不误。

《畅纯父传》（宋陆友仁），见《砚北杂志》卷上，作者不误。

《方万里传》（宋陈侃），实为周密撰，见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上《方回》。

《张黼柄传》（宋张世南），见《游宦纪闻》卷四，作者不误。

《王实之传》（宋周密），即《齐东野语》卷四《潘庭坚》，作者不误。

《针异人传》（宋虞防），实为周密撰，即《齐东野语》卷十四《针砭》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作者无误的，如出自《剪灯馀话》的《芙蓉屏记》、出自《青琐高议》的《陈希夷传》、出自《集异记》的《王涣之传》、出自《纪录汇编》的《广寒殿记》、出自苏轼文集的《子姑神记》等，就可以不用怀疑了。不过署名韩若云的《韩仙传》，却不是《青琐高议》里的《韩湘子》，另有《宝颜堂秘笈》的刻本。韩若云是否托名，尚待考证。总之，除了还有一两篇需要复核之外，我们基本上已经找出了它的出处，揭破了它的骗局，并没有什么“未见传本”的作品。

自好子的《剪灯丛话》所收小说有一百三十七篇之多，而且有许多篇目是前所未见的，的确很值得重视。然而其中却有不少“妄制篇目，改题撰人”的花招，我们决不能轻信。它和《绿窗

女史》、《合刻三志》、《五朝小说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宛委山堂本《说郛》等书有一部分共同的篇目，但又有一部分篇目是独有的。到底哪一种书最早问世，很值得追索核实。因此，谁是始作俑者，目前还难以作出判断。

注：

①按：也有唐以前的作品。

②又见于《情史类略》等书，因不著作者，不再一一列举。下同。

〔附记〕目前北京图书馆因迁移新馆，善本书停止开放。《剪灯丛话》和《说郛》等书的异同问题，一时无法复核。容待续考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华书局

宗泽的一首佚诗

宋代抗金名将宗泽（义乌人）生前写有许多札子、状、疏、表、铭、书、诗、赋、序、颂、偈等，后人编有《宗忠简公集》。今在清代嘉庆《义乌县志》卷二十一中，笔者发现一首宗泽写的五言古诗，题为《赠鸡山陈七四秀才》。其云：“渥洼生骏驹，丹山生凤雏。家有宁馨子，庆自积善余。粹然秀眉宇，莹彻真璠玕。高声诵论语，健腕学大书。头头欲第一，气以凌空虚。想兹顾复意，何止掌上珠。更期速腾蹈，尔祖立以须。”此诗为《宗忠简公集》（清同治八年《金华丛书》本）、《宗泽集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）等所未收，当是宗泽之佚诗。

• 龚剑锋 •